

A black and white close-up portrait of a man with a mustache, smiling broadly. The lighting is dramatic, with strong highlights on his face and deep shadows in the background.

十年颠沛 一顽童

王正方——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十年颠沛 一顽童

王正方——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十年颠沛一顽童 / (美) 王正方著. — 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8.11

ISBN 978-7-5302-1853-2

I. ①十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散文—美国—现代
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66388 号

十年颠沛一顽童
SHINIAN DIANPEI YIWANTONG
[美] 王正方 著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
邮 编 100120
网 址 www.bph.com.cn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 话 (010) 68423599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三河市宏图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
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9.5
字 数 130 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853-2
定 价 45.00 元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调换。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离乱与顽童

读王正方先生回忆录

陈丹青

这本书的故事，与此岸青年有着两重深深的隔阂。

一重是时间的：今日大陆的八零后九零后是否知道，是否在乎，七十年前曾有数百万家庭从各省蜂拥逃离。

一重是地域的：除非你曾离去而归不得，不然，你难以想象身居台湾的中国人如何终生背着大陆的记忆。

携家带口，烽火流离……这是自古不辍的历史剧情，离我们最近的这一场，距今也近七十年了。本书作者王正方并不在当年撤离大陆的人群中，而是稍早随他担任文字普及工作的父亲，居家迁往台湾办教育——受老教育家魏建功之托，作者的父亲带一

整套注音符号的铅字铜模子，去向对岸——但他幼年亲历了抗战流亡，又目击了内战尾端的大迁徙。

2009年前后，龙应台女士，王鼎钧先生，以漫长篇幅叙述那段历史的故事。大陆青年若是读到，会是感同身受吗？恐怕很难。许多经验是难以沟通的，而人对前辈与上代的记忆，不免淡漠，便是自家父母的故事，少年人也未必热衷。关切历史如龙应台女士曾在《大江大海 1949》中诚实地写到：她小时候不但不爱听她父亲——亲历 1937 年南京撤守的国军军官——讲述当年的恶战，还出以厌烦的嘲笑。我所接触的此岸的将官子弟，亦多如是。这原是孩子的常态。比龙女士年长两轮的王鼎钧先生，则历历回顾了无数历史细节，以文学的说服力，再现我们几代人不可想象的民族灾祸。

而历史的亲历者，太多太多了，眼下，年届八十的王正方以一个老人对于往事，尤其是童年往事的惊人记忆，絮絮叨叨，事无巨细，写成这本书。

那代人的童年，接连两到三次迁徙与离乱，一次是抗战年代，一次是内战时期，紧接着再一次，是跟着国民党逾百万军政人员，败走台湾。在近年面世的回忆文字中，我们看见浩浩荡荡的南下

人群中，有许许多多家属和孩子，将近半个多世纪后，是这些孩子将历史还给我们。

大诗人痖弦，当年是河南初中生，龙女士书中写下了1948年这位初中生上路逃亡的细节：清晨出发之际，痖弦的父母赶来递送干粮，哪个孩子乐意自家父母忽然出现在同学面前呢，痖弦遂将父母一把挡开，兴冲冲跟着队伍迈步上路了。

这一走，数十年，痖弦再没见到父母，被他推开的爹娘，又哪里知道就此与孩子永别。2013年我见到了年逾八旬——正和如今王正方同龄——的痖弦，问起这一幕：是啊！痖弦坦然说道，随即抬起右臂，奋力向后划动，连续做了几个挡开父母的手势，朝我笑起来。他显然在无数次回忆中看到那一刻，当老来学着儿时的手势，他忽然变成孩子。

孩子的记忆，最真切。而历尽劫难，临老回忆仍像孩子般开心地叙述，正是本书作者的风格，可谓一绝。但凡有涉抗战以来的历史之书，大抵哀苦之声，然而奇哉！诚如书名所示，这本《十年颠沛一顽童》，通篇不闻悲叹，不露愤慨，不见苦相，从头到尾是孩子气的话语和心境。当他书写之际跌入全家人艰难悲酸的往事，他同时变回那个时时刻刻不肯安分的顽童，任是数不清的

苦，道不尽的难，俱皆变为他活泼泼的调皮相，这实在是作者的天性了。

正方兄一口老京腔，三十六年前我们在纽约结识，当时他正有电影新作《北京故事》献映，自编，自导，自演，我接连看了三遍，感动极了。其时初出国，正为思乡所苦，我不但重温北京胡同，且着实改变了回看大陆的眼光：我从此知道了一个人远在彼岸、异域，会以怎样的心绪回到故园，知道了虽是同胞，而两岸的人生何其殊异而难以沟通。那年我刚满三十岁，因这部电影而提前预支了年迈后才会拥有的岁月之感：所谓“少小离家老大回”，有谁果真明白那是什么滋味吗？

我也在《北京故事》中初次领教了正方兄的男性风格。沧桑归来而调笑如昔，不落感伤。这样一种情怀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很少有人领会。这部电影出现得太早了，如今它被忽略、遗忘，可是此后我再没看到同一主题的华语电影能够拍得这等流畅动人。那是我出国后的第一堂历史课：啊，我们自以为熟知的北京、大陆，藏着许许多多我们根本不知道、不了解的人与事。

眼下正方兄居然已是八十老翁了吗？我们快有三十年不见了。当他电话邀请我为这本书写点什么，我立即听出是他，还有

他那毫未改变的调皮。他怎样地调皮呢？在这调皮孩子的眼中，父祖辈的离乱生涯是怎样地艰辛而顽强？请诸位读这本书。

2018年7月30日

目 录

● 在鹅湖长大

克宁奶粉	3
独坐危墙上	9
爸爸是我们的打虎武松	17
用心听就学得好	23
学唱戏·我乖了嘛!	27
鹅湖山下	33
大公鸡啄小鸡鸡·“鸡捏我爹”	39

● 辗转到上饶

孙学长	51
我们到南城去	57
鬼子兵打过来了	77
浙赣战役考	86
一拐一拐地领着学生跑步	89
同学们，你们要给我发明个“电子弹”	97

● 回家的路上走了一年

顺流而下归故里	107
西湖边上读小小说	115
小妹儿丢了·大表姐来了·野阿姨醉了	123
很多亲戚，还有五个姐姐	133

● 北平生活

铜尺打手心，热辣辣的疼	147
逃学的下场	155

左邻右舍	161
看病·休学·香草冰淇淋	168
到柜上去	175
去大妈家吃饺子	181
从东搬到西，上了最好的学校	193
月下舞刀	205
母亲说	211
办墙报·狗咬屁股	217
孔傻子·刘喋喋·脸上见高低	227
我考第十八名·魏伯伯天天来	238

● 远赴台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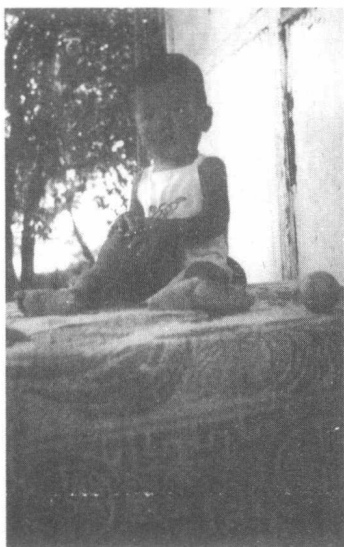
美信轮之旅	251
-------	-----

● 附录

我的父子关系	265
朱大哥生我的气了	274

在
鵝
湖
長
大

1



作者第一张照片
摄于1939年

克宁奶粉

我出生在湖南长沙湘雅医院，早产两个月，母亲四十二岁。在战火炽盛的岁月里，高龄产妇与纤弱婴儿都活下来了。哥哥比我大两岁又五个月。

小时候家中的谈话，多由声音洪亮的爸爸主导，他说：

“你母亲一直身体衰弱，又不得安宁地奔走逃难，在医院里剖腹生下了小方之后，恶性贫血，状况非常危险，一定要大量输血，打仗时期医院的血库根本没有存血了。幸亏我们俩的血型都是O型，医院当场给我做紧急输血，三百CC的血才保住了她的命。

“你生下来第四天，第三战区政治部下命令要我去带一个演剧工作团，领着三十几个团员在战地巡回演出。我实在很犹豫，但是你妈妈要我不用耽心，鼓励我去就任。然后长沙战事吃紧，

你们必须逃到湘潭三角塘去。”

“小方刚满月，我带着两个小孩一路走到湘潭就别提多辛苦了。”通常妈妈在这时候接下去，“我们在你爸爸的同事老萧家住了大半年。”

“等我到三角塘去接你们，小方都九个月大了，”爸爸说，“呀巴呀巴的还挺能说的！那段日子多不容易啊！你妈妈平常就睡不好，病怏怏的——”

“我睡不好都是因为你打鼾的声音吓死人的，鼾声震天。”母亲平时讲话的语音还正，说起四个字的成语时，南昌官话的口音便露了馅儿。

“身体弱奶水不足，逃难的时候去哪里找奶妈？”父亲继续讲，“你饿得每天在那儿干号，怎么办？”

“从傅伯伯那里弄来一罐奶粉。”我在旁边接腔。这段小方如何从饿死边缘逃生的故事，大家听得熟悉，每一段都可以背出来。

“对，是一罐美国的克宁奶粉，抗战时期有美国奶粉可真叫稀罕哪！你妈每天冲奶粉喂你，还得省着点用，喝了三个月，没有那罐克宁奶粉的话你根本长不大。”

“喂了两个月又十八天，”母亲更正，“最后几次都淡到没什

么白颜色了。”

“克宁奶粉的英文名字叫 Klim，它倒过来是什么字呢？”

“倒过来是 Milk。”我回答，“牛奶的英文。”“对啰！”

“逃难时候坐的汽车是烧煤气的，你们没见过吧！”晚饭后爸爸喝着一杯滚烫的浓茶，嘟起嘴来响亮地嘬一口，声音清脆，他说这是中国国粹，“煤气存在哪儿呢？车顶上有一只大口袋，煤气足的时候车顶上的口袋胀鼓鼓的，煤气快用完了，口袋就成了个难看瘪瘪的两张大布片子叠在一块，这时候男乘客都知道要下来推车了。一路上我们不知道推汽车推了有多少里，恐怕有三分之一的路程吧！上坡更非得我们来推不行，烧煤气的车根本没什么马力。

“有一次我们二三十个壮汉推车上山坡，好不容易到了山顶，大伙儿累坏了，正在擦汗喘气，司机就放开刹车一口气顺坡溜，车子开到山脚下去了。我们这批傻瓜在后面又叫又追的，哪里追得上！”

“还好汽车在下面等着你们耶！”我替爸爸做脚注。

“他不等我们不行呀！大家的车钱还有一半没付给司机哩！在那个年月，汽车司机最有钱最神气了，很多漂亮小姐都想嫁给

他们。我们那个司机还算好的，他同我们解释：汽车不能停在山顶上，目标太大，要是日本飞机过来，第一个就扫射汽车，全完了。”“爸，您再跟我们讲那个司机接漏油的事儿。”

“你们都记得抗战逃难的时候和我们一块搭汽车的罗妈吧。有一次司机把车停在山边休息，叫大家下车找地方解手。罗妈没下车，说在车上替大家看着行李。后来司机发现汽车后面在漏油，急得马上捧着双手去接。好嘛！当时的汽油比人命还值钱，接了一会儿油他觉得不大对劲，怎么闻着有尿骚味儿呢？原来罗妈在车上实在憋不住了，趁着没人她就在车上方便起来。”

“爸，还有我们在山沟里躲警报。”

“是啊！快到江西边界的时候，就听见远远有飞机引擎的声音，那时候中国没有空军，头顶上飞的只有日本鬼子的飞机。司机把车子停在路边大树下，吆喝大家下车找地方掩蔽。山里根本没有防空洞，比较安全的地方是山沟；大家都抱着头趴在沟里，大气不敢喘。鬼子的飞机有十来架，来来去去好几趟，远处听见好几次巨大的爆炸声，不知道又是哪个地方有人遭了殃。抗战时候中国人的命贱，随时随地就走一批，真叫作孽呀！”

“小方才几个月大，平时最爱哭，”母亲说，“几次躲警报，